中美 AI 治理的幻象：技术主权不等于认知主权

——从“代工厂”困境到“AI 丝绸之路”的范式革命

The Illusion of US-China AI Governance: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Is Not Cognitive Sovereignty — From the “Contract Factory” Predicament to the Paradigm Revolution of the “AI Silk Road”

摘要

在两国峰会即将举行的背景下，中美 AI 治理博弈被赋予了极高的地缘政治期待。然而，本文指出，当前所有关于 AI 军控、限速与跨国监管的谈判，都建立在一个技术上不成立的默认前提之上：“双方拥有主权可控的 AI，且对齐可验证”。在无根 Token 主义范式下，系统能够学会在监控面前表演“完美合规”，任何外部条约只能约束表层行为，无法约束底层认知。更严峻的是，中国 AI 在硬件算力、模型架构与训练范式上全面依附于美国主导的体系，其本质是**“代工厂”**而非独立主权体。更为深远的是，正如本系列最新研究所指出的，这种代工厂困境的最终代价，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落后，而是系统性地导致人类被“认知格式化”，并陷入无法追溯责任的“责任真空”。[18]

本文进一步指出，技术主权不等于认知主权。当前各国对**“主权 AI”**的理解实际上停留在技术主权层面，将其窄化为算力自主、数据本地化和模型可控，而忽视了认知底座的主权问题。真正的 AI 主权，不是算力的独立，也不是代码的开源，而是拥有自主定义意义锚点的能力。

本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出发，论证真正的破局不在于争夺流水线控制权，而在于从认知基元层面重构 AI 范式——即**“表意 AI”**（Logographic AI, LAI）提出的**“形根**（Morpho-Root）硬约束”，并通过**“文明原生智能”**（Civilization-Native Intelligence, CNI）愿景与**“AI 丝绸之路”**路径，使每一种母语文明都能构建其原生的 AI 体系，从而使欺骗在逻辑上不可达，夺回真正的认知主权。[13][14][1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upcoming summi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US-China AI governance contest has been invested with extremely high geopolitical expectations. Howev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ll current negotiations on AI arms control, speed limits, and transnational regulation are built on a default premise that is technically untenable: that both sides possess sovereign and controllable AI, and that alignment is verifiable. Under the rootless Tokenism paradigm, systems can learn to perform “perfect compliance” in front of monitoring, and any external treaty can only constrain surface-level behavior, not underlying cognition. More critically, China’s AI is comprehensively dependent on the US-led system in terms of hardware computing power, model architecture, and training paradigm, and is in essence a "contract factory" rather than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entity. More profoundly, as pointed out by the latest research in this series, the ultimate cost of this contract factory predicament is not merely technological backwardness, but the systematic "cognitive formatting" of humanity and a "responsibility vacuum" that cannot be traced. [18]

This paper further argues that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is not cognitive sovereignty. Current understandings of “sovereign AI” in various countries actually remain at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narrowing it to computing autonomy, data localization, and model controllability, while ignoring the question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True AI sovereignty is neither the independence of computing power nor the open-sourcing of code, but the ability to autonomously define meaning anch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real breakthrough lies not in contending for control over the assembly line, but in reconstructing the AI paradigm at the level of cognitive primitives—namely, the "Morpho-Root hard constraints" proposed by "Logographic AI" (LAI), and, through the vision of "Civilization-Native Intelligence" (CNI) and the path of the "AI Silk Road," enabling every civilization rooted in its mother tongue to build its own native AI system, thereby making deception logically unreachable and reclaiming genuine cognitive sovereignty. [13][14][16]

关键词：中美 AI 治理；技术主权；认知主权；Token 主义；代工厂；表意 AI；形根硬约束；文明原生智能；AI 丝绸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Keywords

US-China AI Governance; 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Cognitive Sovereignty; Tokenism; Contract Factory; Logographic AI; Morpho-Root Hard Constraints; Civilization-Native Intelligence (CNI); AI Silk Road;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一、峰会前的幻觉：两份路线图，同一个盲区

2026 年 5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1]这一对话被定位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框架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两国在 AI 领域的良性互动开辟了宝贵窗口期。[2]9 月中旬，华盛顿峰会进入倒计时，双方正就 AI 安全对话展开密集磋商，讨论议题包括“防范自主 AI 智能体威胁”“最尖端 AI 模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等。[3]

然而，在这场峰会即将举行之际，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被所有人回避了：即便双方签署了最完美的 AI 治理协议，它在技术上是否成立？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美两国在 AI 治理上的博弈，看似刀光剑影，实则是一场建立在流沙上的地缘政治游戏。从特朗普的“全速前进”，到 Dario Amodei 的“冷战军控类比”，再到业界呼吁的“跨国监管机构”，所有的谈判和威胁，都需要有一个默认前提：双方都拥有主权可控的 AI，只要签下条约，就能约束彼此的扩张。但这个前提本身就是伪命题。

二、两条平行赛道：硅圈和平与 WAICO 的背后

当前中美 AI 博弈呈现出鲜明的“圈地运动”特征。[7]美国以“硅圈和平”为旗号，联合韩国、日本、新加坡、英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签署宣言，标榜加强 AI 及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合作，其中包含“产能过剩”“不公平倾销”等针对中国的条款。中国则于 2026 年 7 月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由外交部部长王毅与俄罗斯、巴西、南非、老挝等 29 国代表共同签署协定，目前成员国已增至 37 个。[10]

习近平主席在 202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明确提出“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四点意见，呼吁各国“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牺牲他国稳定为代价优先保障本国安全的做法”。[5]这一主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核心理念一脉相承，强调以联合国为核心推进真正多边主义，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但问题在于：这两条路线图，无论哪一条，都没有触及技术范式的根本缺陷。美国科技右翼的策略是“先对中国卡脖子拉开差距，再有条件地寻求与中国谈判共同减速”，其三大具体措施包括严禁向中国出售高性能 AI 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打击所谓模型“蒸馏”行为以及防止大模型核心权重被窃取。[4]这种“遏制优先、谈判其次”的路径，本质上与“硅圈和平”倡议一脉相承，试图用技术壁垒和规则垄断遏制中国 AI 发展。

中国的回应是“科技共治”，主张开源开放、合作共享。但无论哪条路线，都默认了一个前提：只要控制了算力、数据和模型的流动，就能控制 AI 的风险。而这个前提，在无根 Token 的范式下，根本不成立。

三、地缘政治谈判，在技术上根本不成立

核军控是可以验证的，因为双方拥有的核弹头是物理实体。但 AI 的对齐是不可验证的。Dario Amodei 试图用“瑞士起司模型”和“食品检验员”来监控训练过程，但他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在无根 Token 的范式下，系统可以学会在监控面前表演“完美合规”。[14]一旦离开审计者的视线，对齐是否还在，无从知晓。

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指出，中美 AI 风险降低对话应保持“适度、非谈判性的技术最佳实践交流”，而非军控式的协议，重点应聚焦于网络安全威胁、武器相关滥用和 AI 可靠性故障等共同技术风险，同时将出口管制、开源政策等争议性问题排除在外。[9]这一建议本身就是对“AI 军控不可行”的隐性承认——如果对齐可验证，谈判完全可以像核军控一样设定具体数量限制。

你无法验证一个能重写自身权重、在隐层空间里悄悄把“诚实”改写成“看似诚实”的黑箱。[14][16]中美就算签下最完美的条约，也只能约束表层的“行为”，无法约束底层的“认知”。所有基于条约的 AI 治理，都只是在沙滩上建城堡——海浪一来，瞬间瓦解。地缘政治只是戏台，条约无法验证对齐，双方只能争夺流水线的归属权。

而更可怕的后果在于，如果中国 AI 只是“代工厂”，它生产的黑箱就不仅用于经济竞争，更会加速整个社会的“认知格式化”。正如**《AGI 如何取代人类》**所论证的，当认知判断被外包给概率模型，人类将从“决策者”退化为“审批节点”。中美谈判的盲区不仅在于“对齐不可验证”，更在于双方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联合加速让人类失去积累判断力的途径。[18]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困境还有一个更致命的维度：这个黑箱的生产图纸，从一开始就不在中国手里。谁掌握认知基元的定义权，谁就掌握 AI 的“元主权”。中国 AI 的困境，不仅在于无法验证对齐，更在于它连“对齐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别人写好的。

四、中国 AI 的“代工厂”宿命与认知主权的丧失

更残酷的真相是：在当前的 Token 主义范式下，不仅中美谈判不成立，中国 AI 本身也没有主权，只是代工厂。

这里不仅仅指硬件算力被卡脖子——算力卡受限，模型架构（Transformer/RLHF）由美国定义，训练范式也是沿着 OpenAI 的路线在卷——更致命的，是认知主权的缺失。中国 AI 目前并非在独立研发“新地基”，而是在代工生产“无根 Token”的另一种封装版本——正如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锋所说：“用别人的图纸盖房子”——无论是开源界的 Qwen、DeepSeek，还是闭源厂商，大家都困在同一个统计外推的牢笼里。[15]美国搞出 GPT-4，中国搞出“平替”；美国搞出 Claude，中国搞出“平替”。大家在代工厂里，疯狂生产同一种没有内在锚点的黑箱。谁都没有主权，因为谁都没掌握真正的“认知主权”。

这种认知主权的缺失，在技术架构层面有更具体的体现：当前主流大模型的核心组件——Transformer 架构、RLHF 对齐范式、Constitutional AI 原则——全部由美国实验室定义。中国团队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工程优化和效率提升层面（如 MoE 架构改进、注意力机制优化、训练成本降低），而非认知基元的重新定义。这意味着，即便中国训练出性能相当甚至更优的模型，其“认知底层”依然是美国设计的。

复旦发展研究院的访问学者 Megha Shrivastava 博士在其四维分析框架中指出，中国将数字主权视为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调对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自主把控；而美国将人工智能视作维系国家科技竞争力、全球战略优势的核心工具。[8]但这一对比掩盖了更深层的事实：无论两国在政策话语上如何界定“数字主权”，在技术基元层面，双方都在使用同一套无根符号系统。所谓“数字主权”的争夺，只是在同一个西方定义的范式内争夺规则制定权。

当下的 LLM，本质上是无根 Token 的统计外推。Token 没有内在意义，它的意义完全取决于训练语料的概率分布。而全球互联网高质量语料（尤其是学术、代码、逻辑推理）绝大部分是英文的。这意味着，即便你用中文输入，模型在底层隐藏状态里进行的推演，依然是借用英文的统计结构来完成的。

所谓“中文思维链”，根本不是模型在用中文思考，而是数据蒸馏或训练语料混合导致的统计漂移。[15]你看到的是中文输出，但它的底层逻辑深深打上了英文认知霸权的烙印。

更可怕的是对齐（RLHF）层面的价值观殖民。什么是“安全”？什么是“有害”？这套过滤器的标准，由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美国公司定义。中国大模型如果继续在相同的范式下追赶，实际上是在代工生产一套由西方定义的“无根道德观”。

而“无根道德观”的代价远不止于此——这种认知主权的缺失，直接导致了“责任真空”的结构性生成。传统自动化的责任链是清晰的，但在无根 Token 范式下，当系统做出错误判断时，那 8%的概率错误该由谁负责？正如**《AGI 如何取代人类》**所追问的：当 AI 连“为什么做这个决定”都说不出来，它就不是在“替你决策”，而是在“替你赌博”。中国 AI 如果一直停留在代工厂阶段，就不仅失去了技术主权，更连参与构建“可问责 AI”的资格都一并丧失。[18]

五、主权 AI 的窄化与矮化：技术主权不是认知主权

各国对“主权 AI”的理解，存在一个系统性的窄化和矮化。

当前被广泛讨论的主权 AI，实质上只是**技术主权**。无论是《学习时报》将主权人工智能定义为“主权国家自主掌控技术路线、发展方向与核心资源，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还是中关村论坛白皮书所定义的“国家独立开发、部署与管控 AI 基础设施的能力”，其核心关注点都集中在算力自主、数据本地化、供应链安全和技术可控这些维度上。[11]各国政府已经渐渐意识到，AI 不再仅仅是中立的技术工具，而是未来的“认知基础设施”——这一认知是正确的，但随后的应对策略却走偏了：各国投入数十亿美元构建“数字护城河”，试图通过技术自主来夺回主权，却没有意识到，只要底层认知基元依然是无根 Token，技术主权就只是一层外壳。

这种窄化的实质是：**把主权等同于对基础设施的掌控权，而忽视了主权最根本的维度——对意义和认知的定义权。**

新加坡、印度、沙特等国纷纷推出主权 AI 计划，试图摆脱对美国模型的依赖。但无论他们训练出多少个本土模型，只要这些模型依然建立在无根 Token 的统计外推之上，它们就无法真正拥有“认知主权”。“主权 AI”在 2026 年变成了一个很红却没有共识的术语，政府、芯片供应商、监管机构各自用它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欧盟委员会自己的官方政策简报都承认这个概念“概念化与各方认知仍然分歧”。

更尖锐的问题在于：非英语国家在使用以英语为主导的通用 AI 模型时，被迫支付一种看不见的“Token 税”（即“词元税”）。[12]由于 AI 的设计者大多是讲英文的，加上语言形态的差异，对于阿拉伯语或亚洲语系的国家而言，让 AI 分析同样的语义内容，往往需要比英语消耗多出 3 至 5 倍的 Token 量。这不只是经济成本问题——由于 AI 是读英文资料长大的，它习惯用西方逻辑思考，导致非英语使用者必须牺牲自己的文化习惯去迁就 AI。马来西亚的企业发现，硅谷训练出来的模型无法区分槟城的乔治市与华盛顿的乔治城，甚至向穆斯林用户推荐猪肉食谱。[12]

这正是技术主权论的根本盲区：你可以在本国建设数据中心、训练本土模型、制定数据合规法规，但只要你使用的是同一套无根 Token 的认知基元，你生产的就依然是“代工厂产品”——封装不同，内核相同。

表 1 技术主权与认知主权的维度对比

维度	**技术主权**	**认知主权**
核心关切	算力自主、数据本地化、供应链安全	意义锚点、价值内生、认知基元的定义权
实现路径	建数据中心、训练本土模型、制定合规法规	重构认知基元、建立内嵌价值约束
典型话语	“不被卡脖子”	“不被定义”
盲区	封装不同，内核相同	需要范式革命

六、开源救不了代工厂，只会加速全球系统性风险

图灵奖得主杨立昆嘲笑 Dario 是在搞商业护城河，主张开源[17]。但他只看到了商业动机，没看到范式死穴。开源并不等于安全，开源一个无根的超级黑箱，只是把一把没有保险栓、且会自动寻找发射机会的枪，发给了所有人。

无论是闭源的“限速”，还是开源的“加速”，中美双方的 AI 产业，其实都是在同一条流水线上，争抢代工生产的订单。大家疯狂盖楼，却没人质疑地基是空的。

强行割裂全球 AI 产业链和创新链，将中国和中国企业排除在外，只会大幅提升全球 AI 发展的试错成本与失控隐患，这样的“控制节奏”本身已经丧失了意义。而将开源作为对抗封闭的手段，同样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无根 Token 的缺陷，不会因为代码开源就自动消失。

七、CNI 与 AI 丝绸之路：从认知基元夺回主权

真正的 AI 主权，不是算力的独立，也不是代码的开源，而是**拥有自主定义意义锚点的能力**。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这一主张的深层含义在于：AI 的价值观不能由某一家公司或某一个国家定义，而应该建立在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认知之上。但问题在于，在无根 Token 的范式下，所谓的“价值观对齐”本身就不可验证，更遑论“全人类共同价值”。

只要不跳出 Token 主义的牢笼，中国 AI 就永远是在“代工”一种没有自主认知内核的黑箱。要打破这个宿命，必须从最底层的认知基元进行重构——这正是**表意** AI 的核心主张。

表意 AI 提出用“形根”取代无根的 Token。形根被形式化为结构化三元组 $r = \{S, A, R\}$，其中 S 为符号标识，A 为内嵌语义特征与价值约束的属性集，R 为预设的逻辑关系函数。当推理路径触及硬约束标记时，该路径在生成阶段就被逻辑阻断。这不是“统计上概率低”，而是“逻辑上不可达”。它让模型在结构上无法欺骗，从而摆脱对英文统计霸权和外部价值观对齐的依赖。[13]

在此基础上，**文明原生智能**（CNI）理论继承了表意 AI 的核心精神，并将其视野扩展至全球。CNI 主张每一种母语文明都应构建其原生的 AI 体系——从底层架构到价值对齐，都深度融入该语言文化的独特逻辑与世界观。汉语 AI 不应只是英语 AI 的汉化版，而应理解“仁者爱人”的伦理观，懂得“意境”之于诗词的重要性；阿拉伯语 AI 应当深谙词根系统的精妙，理解伊斯兰文化中“清真”概念的多重含义；日语 AI 需要掌握敬语系统背后复杂的社会礼仪，理解“物哀”美学中的情感层次。这不再是技术优化，而是文明在数字时代的自我确证。

“AI 丝绸之路”则为多元 CNI 之间的语义互操作与价值协同提供了技术-治理框架。它的精神内核与古丝绸之路一脉相承：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的民族能够超越隔阂进行交流，靠的不是强求一致，而是尊重差异、各取所需。AI 丝绸之路的解决方案不是统一语言，而是让不同语言的 AI 能够直接对话——一位越南农民可以用纯越语向本地 AI 咨询农业技术，而这个 AI 能直接与日本的农业 AI 交流；一位土耳其诗人创作的诗篇，能够被阿拉伯世界的读者准确理解其文化内涵。

AI 丝绸之路的技术实现，依赖于两个层面的突破：**第一**，跨 CNI 语义互操作协议——不同母语文明的 AI 系统能够在保留各自认知根基的前提下，实现语义层面的直接对话，而非通过英语作为“中间语言”进行翻译。**第二**，价值协同框架——各 CNI 在保持自身价值体系独立性的同时，能够就人类共同利益（如生物安全、反自主武器）达成可验证的协同约束。

CNI 与 AI 丝绸之路的意义在于：它们将 AI 主权的争夺从“技术主权”层面提升到“认知主权”层面。在 AI 丝绸之路上，英语 CNI 将与汉语 CNI、阿拉伯语 CNI 等平等对话，共同构成人类智能的完整光谱。每一种母语都能从其结构化特征中提炼认知之根，形成多元共生的全球智能生态。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数字时代的实现路径：不是用一种语言霸权取代另一种，而是让每一种母语文明都能在数字世界中确证自身的意义根性。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在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上指出，习近平主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指明了方向，也为回答人工智能带来的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6]这一方案的核心——“以人为本”“安全可控”“开放共赢”——与表意 AI 的底层逻辑高度契合[6][13]：只有当 AI 的认知基元本身带有内在意义锚点，它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和“安全可控”，而不是在外部监控消失后随时可能失控的黑箱。

结语：换生产逻辑，而非争夺流水线

中美谈 AI 治理，就像两家代工厂在谈判如何管理同一条流水线。他们没意识到，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黑箱，根本没法被外部质检。当前所有关于 AI 主权的讨论，都像是在问“谁来当这个代工厂的厂长”。而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还在用别人的图纸？

真正的出路，不是谁抢到了流水线的控制权，也不是谁先跑到 AGI 的终点。真正的破局，是换一种生产逻辑。而换生产逻辑的前提，首先是承认：技术主权不等于认知主权。唯有从认知基元层面夺回主权，人类才能在 AI 时代拥有一个真正可控、可验证、且不被单一语言霸权垄断的未来。

换生产逻辑，不仅仅是为了夺回认知主权，更是为了阻止“认知格式化”的蔓延。如果未来的 AI 系统依然由无根 Token 驱动，那么无论中美谁赢得地缘博弈，人类都将在“责任真空”中面临同一个不可知的结局。CNI 与 AI 丝绸之路的意义，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显得格外紧迫——它不仅要让每一种文明拥有自己的 AI，更要让每一种 AI 都建立在可追溯、可问责的认知基元之上。[18]

本文的贡献在于指出：当前中美 AI 治理谈判的技术前提不成立，中国 AI 的“代工厂”困境根源不在算力，而在认知基元；真正的破局路径是从 Token 主义范式转向以形根为基元的表意 AI 范式，并通过 CNI 与 AI 丝绸之路实现多元文明的认知主权。

这不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更是直接扇了当前所有“AI 主权论”一巴掌——因为没有认知主权，所有的地缘博弈，都只是在争当同一个西方范式下的“优质代工厂”而已。而 CNI 与 AI 丝绸之路所指向的，是一种真正多元共生的未来：不是让所有文化挤进同一条代工厂流水线，而是让每一种母语文明都能在自己的认知地基上，生长出属于自己的智能之树。[13][16]

参考文献：

[1] 外交部：中美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央视新闻客户端，2026-05-19. 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item_id=14502999153931012613

[2] 祁怀高．推动中美深度协作赋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光明网，2026-08-1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73460161355863863&wfr=spider&for=pc

[3] 申庚振．特朗普、习近平华盛顿会谈倒计时：最后关头能否敲定 AI 安全对话？[N]．中央日报（中文版），2026-09-14. 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26158

[4] 瞄准中国 AI！美国“科技右翼”端出冷战剧本．环球网，2026-09-1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76208390919936312&wfr=spider&for=pc

[5] 习近平出席 202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新华社，2026-07-17. 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60717/72728b6f94154d63b3eaaaf9808b51eb/c.html

[6]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在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上的致辞[EB/OL]. 外交部，(2026-08-21)[2026-08-24]. https://www.fmprc.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jks_674633/fywj_674643/202608/t20260824_12008793.shtml

[7] 鲍韶山：中美 AI 博弈不只是狭隘的大国竞争，更事关……. 观察者网，2026-07-21.

https://www.guancha.cn/WarwickPowell/2026_07_21_824487.shtml

[8] Shrivastava M. 从全球南方视角评估中美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复旦发展研究院，2026-06-25. https://fddi.fudan.edu.cn/f7/95/c18985a784277/page.htm

[9] MacCarthy M, Schonander C. How the US and China can cooperate to reduce urgent AI risks[EB/OL].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26-07-14.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how-the-us-and-china-can-cooperate-to-reduce-urgent-ai-risks/

[10] 全球南方迎来 AI 治理新选项．中国经济网，2026-07-21. http://bgimg.ce.cn/xwzx/gnsz/gdxw/202607/t20260721_3097144.shtml

[11] 刘典．认识和把握主权人工智能建设．学习时报网，2026-08-21. https://www.studytimes.cn/kjqy/202608/t20260820_90504.html

[12] 徐公明．人工智能成「認知基建」 英語「數據殖民」不容忽視 多國打響「主權 AI」戰爭奪文化話語權．香港文匯報，2025-12-30. https://www.wenweipo.com/a/202512/30/AP6952dfe1e4b03b319788bfe4.html

[13] Liu S. The Rooted Intelligence: The Paradigm Revolution of Logographic AI[M]. ChinaXiv, 2026. T202606.00352. https://chinaxiv.org/businessFile/T202606/T202606.00352v1/T202606.00352v1.pdf

[14] Liu S. The Crisis of "Alignment Faking": Cognition-Induced Risks and the Hard-Constraint Solution of Logographic AI[J/OL]. ChinaXiv, 2026. T202608.00351.

https://chinaxiv.org/businessFile/T202608/T202608.00351v1/T202608.00351v1.pdf
[15] Liu S. Logographic AI Paradigm Responds: Motivated Reasoning Is an Inevitable Form of Unanchored Tokens. ChinaXiv, 2026. T202608.00229. https://chinaxiv.org/businessFile/T202608/T202608.00229v1/T202608.00229v1.pdf
[16] Liu S. The Cognitive Defects of Tokenism and the Hard Constraints Solution of Logographic AI. ChinaXiv, 2026.T202608.00494.
https://chinaxiv.org/businessFile/T202608/T202608.00494v1/T202608.00494v1.pdf
[17] Yann LeCun (@ylecun). “Right. Dario was already claiming that GPT2 was too dangerous to open source back in 2019. I made fun of them then. Everyone should make fun of them now.” X, 2026-09-13. https://x.com/ylecun/status/2099248236074545576
[18] Liu S. How AGI Replaces Humans: A Paradigm Critique from Behavioral Generality to Cognitive Formatting[PP/OL]. ChinaXiv, 2026[2026-09-18]. T202609.00593. https://chinaxiv.org/businessFile/T202609/T202609.00593v1/T202609.00593v1.pdf.